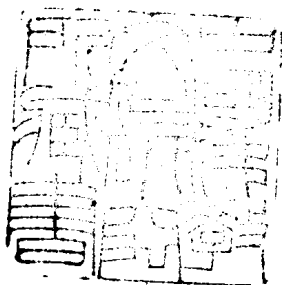


現代佛敎學術叢刊 ⑧
主編 張曼濤

現代世界的佛敎學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⁸⁵⁾
第九輯 五

現代世界的佛教學

全書(壹百冊)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主編：張曼濤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督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

發行人：張曼濤

出版者：大乘文化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四八五

郵政劃撥：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辨換。

編輯旨趣

一、「佛教學」這個名詞，在我國來說，是不太習慣的。我們通常稱佛教的思想或學說，都直稱為「佛學」，很少有人把「教」字也連上去，拉長叫法，呼做「佛教學」。在我們鄰國的日本，却又恰好相反，他們如果不稱做「佛教學」，而直呼「佛學」，不單是不習慣，甚至有些人還會誤「佛學」是「法國」之學。因為他們叫「法國」用漢字表稱，就是「仏」（「佛」字的簡體）「國」。一看「佛學」二字，就直覺是「仏國」之學了。這真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了。當然，這只是兩國不同的國情關係，用語不一，自有緣由，我們稱「法學」。不會誤會是「法國」之學，他們稱「佛學」當也不應誤會是「仏國」之學，即使誤會，站在我國的立場，我們也應該直呼「佛學」，不必理會他們的稱呼。這原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我們何以在此又用「佛教學」三字呢？理由很簡單，我們並不是遷就鄰國的日本，中國字自是中國人的字，中國人理解中國人的字，自應比日本人乃至比所有受中國文字影響國家的人，都要清楚一

點的，那就是這「佛教學」和「佛學」二字所含的意義是有相當出入的。「佛學」是指的佛教思想的本身，或就是佛法之學，其範疇是限於直接的佛教教義，與教義不相干的教團活動、教史發展、教化影響等都無法包括在「佛學」二字內去的。可是「佛教學」三字就不同了，它所含的意義，遠比「佛學」二字爲廣，凡屬「佛教」二字的範圍，都可稱做「佛教學」，不論是文化的、歷史的、思想的，只要與佛教有關，都可稱做「佛教學」。研究中觀、瑜伽固是佛教學，研究南傳、北傳的教義影響或教團活動，亦同樣是「佛教學」。故近年有人分別出來，用「佛教學」一詞含蓋對佛教研究的總稱，「佛學」一詞則只限於佛的思想或經論本身的教理，才可稱做「佛學」，準此而言，那麼我們在本書使用「佛教學」一詞，自有其特定的意義，與其他國所習用的原義當有其不同的立場了。這便是「佛學」與「佛教學」，我們有分別不同的用法，兩者都是中國文字中所特具的勝義，並不是要用日人所習用的專有名詞來取代我們自己所習用的專有名詞。只是本書所收羅的、所含的內容，需要用此一名詞，才較能涵蓋。

二、在本書中應該收羅的文字，我們都盡量收羅到了，甚至於爲等一兩篇文章的資料，我們不惜延緩半年以上的時間出版。可是唯一遺憾的，當讀者看完書前的目錄後，一定就可發現到，我們書中好像少了一篇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呢？那就是全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都有了很好的

介紹，却獨獨少了自己本身的研究介紹，近六十多年的中國佛教，同樣亦是嶄新的發展階段，却乏人把它系統的介紹出來，這不是自己反使自己難看嗎？就本書的作用而言，實在是一大大的遺憾。不過從文獻來說，我們雖然沒有在事先或臨時準備一篇完整的介紹文字，但以本叢刊全套編成呈現在讀者的眼前，那也算是我們最好的一篇直接介紹了。在本書的文字中是遺憾了，在讀者的手中，却也可說並不遺憾。當然，一篇好的有力的系統性的介紹，也許會超出本叢刊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範圍，只是那樣一篇有系統性的介紹文字，至今還未有人寫出，我們也就只有請讀者稍待異日了。不過，在不久的將來，本社將另有一書，將正是此一遺憾的補救。

近代世界各國對於佛學之研究與宏揚

周祥光

一、近代世界佛教學人

考佛教習俗所傳，釋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度五比丘爲「初轉法輪」，大乘佛學興起，是爲「法輪再轉」，至唯識宗之建立，則爲「法輪三轉」。惟近百年來東西洋各國致力於佛學之研究與宏揚，佛教不但由西而東，且由印度而傳至世界各地，以至非洲南美，此種東西洋各國人士之智慧上覺醒，可謂「法輪四轉」矣！其信然歟！

假若我人翻閱巴黎大學所出版之「佛學書刊參考彙報」Bibliographic Bouddhique 及溫德尼慈博士 Dr. Winternitz 所著印度文學史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第二卷即可明曉百年來歐人對於佛學之研究，實用過極大之功夫與貢獻。西洋方面，如鮑諾夫 E. Burnouf、范斯堡 Fausboll、模林塞 Princep、柯羅 Csoma Koros、奧登堡 Oldenberg、包辛 Pousin、萊

毘 Levi 與大衛夫婦 Rhys Davids 等等。至於東亞方面，則有太虛大師、楊仁山、歐陽竟無、虛雲禪師及熊十力等，皆皎皎者也。他如日本之南條文雄 Bunyiu Nanjio、高楠順次郎 J. Takakusu、鈴木大拙 Daisetz T. Suzuki、中村原 H. Nakamura、印度之橋薩彌 D. Kosambi、鮑羅阿 B. M. Barua 亦著於當世。

憶百年前巴利 Pali 一字，鮮有人知，即大乘與小乘兩個佛學術語，除中國、印、錫及日本外，亦無人注意及之。當第十九世初期，因考古學家樸林塞 Princep 等發掘阿育王碑銘而發現到「錫蘭大統史」Mahavamsha 中有「天所親王」Piyadassi 一字，由此，而得到證明天所親王之碑銘即阿育王碑銘。同時「錫蘭大統史」一書，原係巴利文所寫，嗣由杜諾爾 George Trinour 譯爲英文，於西曆一八三七年出版，近此書已絕版，惟阿育王碑銘曾由作者譯爲中文，刊於海潮音月刊，諒讀者當已閱及。

由於阿育王銘之發現及錫蘭大統史英譯本之出版，使歐洲的當代印度學學者，發生對佛學研究之興趣。哥本哈根大學之范斯堡教授 Prof. Vincent Fausboll、首先將「法句經」Dhammapadam 譯爲拉丁文，於西曆一八五五年在歐出版。對於佛學研究，亦展開種種科學之探索，擇要如左：

一、何格森 B. H. Hodgson 根據印度及歐洲各國圖書館所藏梵文書刊，以及尼泊爾所藏之

梵文原稿（自一八二一起到一八四一年止），展開對於梵文佛學之研究。

二、因柯羅 Csoma de Koros 之「藏英字典」之編印，使歐人得從事藏文佛學之研究。

三、因賈爾敦 R. C. Childers 之「巴利英文字典」之出版（一八七五年），是巴利經典學會 Pali Text Society 在英之成立（一八八一年），歐人乃開始對巴利佛學之研究。

四、由於日人南條文雄之「中國藏經目錄」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ipitaka 之出版（英文本），使西歐人士開始對中國大乘佛學之研究。

何格森之搜集梵文、藏文及巴利文之佛教經典，使鮑諾夫得以完成其「印度佛學史」A L' Histori du Bouddhisme Indien 巨著，於一八四四年出版。此外鮑氏曾將「妙法蓮華經」譯為法文名曰 Lotus de la bonne Loi 於一八五二年在巴黎出版。

鮑諾夫致力於梵文佛學經典之研究，而范斯堡則從事巴利經典之編纂。鮑氏又將「佛本生經」Jataka 予以編集，共六卷，此書對於歐人研究佛學影響甚大。

在巴利經典學會成立以前，奧登堡曾纂輯巴利律藏。奧氏為第十九世紀時偉大印度學者，且精於梨俱吠陀。其所譯英文「戒本經」Pratimokkha，曾列為東方聖書之一，此書今亦已絕版，不過舊書坊中仍可獲得。奧氏更自巴利經典中採取材料編成「佛陀」一書，並由何哀 Hoey 譯成英文，於一八八二年出版。

當時另一佛學名家乃荷蘭之金恒教授 Prof. H. Kern，其最大巨作為梵文之本生故事集 *Jatakamala* 之編輯，至於妙法蓮華經之輯集使歐人研究大乘佛學者，更加容易着手。一八九六年金恒氏出版印度佛學寶鑑 *Manual Indian Buddhism*，又在一九〇一年間出版印度佛學史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對佛、法、僧伽史蹟闡述甚詳，兼及佛徒結集及後來各宗派發展情形。

大衛教授 Rhys Davids 於一八七二年參加錫蘭文官業務，並在錫蘭隨蘇孟伽羅法師 Ven. Sumangala 學習巴利佛法，並將奧登堡所著「律藏」一部譯為英文，列於東方聖書內，在一八八一年出版。大衛教授於一八八一年被邀赴美講學，巴利經典學會亦在斯時成立。大衛氏曾公開我們此時此地利行佛學書刊，其重要並不亞於出版吠陀經典也。他致力巴利經典學會會務為時四十年，未嘗稍懈。他曾將「那先比丘經」 *Milinda-panha* 譯成英文出版。其他普通性之著作有「佛學」及「佛教的印度」等。大衛氏之最大著作為「巴利英文辭典」，該書上半部於一九一六年出版，其尚未完成部份，則由其助手施鐵達博士 Dr. William Stede 完成之。大衛氏逝世後，由其夫人繼續推進巴利經典學會之進行。至於美國佛教學者，當推華楞 Warren 著有「佛學譯叢」 *Buddhism in Translation* 及柏林基 Burlingame 之「佛教傳奇」 *Buddhist Legends*（哈佛東方叢刊之一）為世所欽。

由於西人之研究佛學，使印度學者亦聞風響應。當一八九二年間成立「佛教經典學會」Buddhist Text Society 於加爾各答。該會曾將失傳之梵文佛教經典目錄自尼泊爾以及各地圖書館搜集，編爲目錄，由密多羅 R. L. Mitra 及薩斯多梨 H. P. Sastri 負其事。一八八二年間該會出版「尼泊爾佛教文集」Nepalese Buddhist Literature 一書。同年間印度佛學家杜斯 Sarat C. Das 從西藏考察歸來，著有「雪土的印度論師」Indian Pandits in the Land of Snow 一書問世。其弟子毘陀浦生 Vidyabhusan 亦爲佛教學者，師弟二人曾編撰「藏英辭典」於一九〇〇年出版。彼爲第一個學生獲得加爾各答大學巴利文碩士學位者。彼曾赴錫蘭學習巴利，回印後即被任爲加爾各答梵文學院院長。彼對於陳那 Dinnaga、龍樹 Nagarjuna 之學研究深湛，其所著「印度論理學史」The History of Indian Logic 爲世所敬仰。

與毘陀浦生同時之西方佛學家，當推穆勒 Max Muller、彭陀 Bendall、閔那耶 Minayeff、王爾沙 Walleser 及萊昆 Sylvain Levi。穆勒被譽爲歐西研究印度學 Indology 之父。彼曾將「法句經」Dharmapada、「無量壽經」Sukhavati-vyūha 及「般若金剛經」Vajracchedika-Prajnaparamita 譯爲英文。其時歐西最偉大之梵文佛學家應推法人萊昆，彼通曉中文、藏文、梵文及龜茲文，所以，使他易於編輯有關大乘佛學經典。一八九二年間，萊昆首先出版其所譯之「佛所行讚」Buddhacarita (法文本)，同年他發現「那先比丘經」之兩種中文譯本。一九〇五年

，他赴尼泊爾，歸來後撰「尼泊爾」Le Nepal一書。他在一九一一年出版龜茲文之佛教文錄。一九一二年彼發現觀貨羅文 Tokharian 之「悲華經」Karuna-Pundarika。一九二九年間，萊昆曾與日人高楠順次郎將「法寶義林」譯爲法文，惜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未能全部出版爲憾。

萊昆另一之最大發現，爲唯識宗之梵本經典及大乘莊嚴經 Mahayana-Sutralankara 梵本，復由萊氏將此等書詳予考證與註解，譯爲法文，於一九〇七年刊行。萊昆之高足包辛 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畢生致力東方學術研究，曾任耆廸 Ghent 大學東方學術講座，通中文、藏文。彼對於佛學之貢獻，則將「阿毘達磨俱舍論」Abhidharma-Kosha 及奘師之「成唯識論」Vijnaptimatratasiddhi 譯成法文流傳於世。

蘇聯徹爾巴斯基 Sclerbatzky 亦如包辛一樣，致力大乘佛學研究。徹氏爲萊昆之老友，曾在一九一七年間編校藏文本之俱舍論。徹氏曾將俱舍論第九品譯成英文，題爲「佛教對於靈魂之理論」。徹氏一九二三年間曾將其論文「佛教之真義與達磨 Dharma 一字之含意」出版。其生平偉大著作，當推徹氏之「佛教邏輯」Buddhist Logic 共二卷，根據陳那、達磨吉蒂等原始著作而成。

英國巴利經典學會成立以來，雖對佛學宏揚盡了極大之努力與貢獻，但其所出版之巴利經典，均用羅馬字拼音，此使印度本國學人感到有缺憾。能彌補此一缺憾，而將巴利文用梵文字母編

纂者，當推僑薩彌 Dharmananda Kosambi 他曾到錫蘭習巴利，並遊泰緬各地。一九〇六年間任加爾各答大學巴利文教授，嗣應哈佛大學之聘前往講學。自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八年間，他曾任浦那大學教授，嗣因甘地創辦古迦拉底大學，他亦前往就教，並用古迦拉底文出版「佛所行讚」及「佛、法、僧」等書。今日印度各大學之添列巴利文爲經典文學之一，未始非僑薩彌之宏揚功蹟表現也。

與僑薩彌同時之人物則爲鮑羅阿 Barua 致力佛學宏揚，曾先後出任加爾各答大學及錫蘭大學巴利文教授。其第一部著作爲「佛教前期之印度哲學史」The History of Pre-Buddhist Indian Philosophy 及「阿耨毘宗教」Ajivikas。此教在印度古代至爲發達，今日滅亡矣！他又以自然語 Prakrit 翻譯「法句經」，爲世所重。

近代印度佛教已復興，故司法部長阿摩巴陀伽 Dr. Ambedkar 自己皈依佛教外，並勸所有賤民階級人民皈依佛教，據報所載近五年來印度賤民皈依佛教者達千多萬人。國立德里大學創設「佛學研究系」，同時比哈省政府則在那爛陀遺址設立巴利文佛學院，摩訶菩提會亦遍在印度各大城市設立分會，其有功於佛學宏揚，重大且鉅。

我國僧尼在印度佛地建廟者，則有鹿野苑之中華寺，爲故德王法師所建，現由本照住持。那爛陀有中華寺，爲福金喇嘛所立。佛陀伽耶有大覺寺，原由故永虔法師所建，現由礎雲尼師住持。

。涅槃場有雙林佛寺爲菓蓮法師所建。舍衛國有華光寺爲仁證法師所建。最近加爾各答中國佛教徒陳文甫、余清波、李家訓、李婉生等已募集印幣十萬盾並購得地皮，着手建築中華禪寺。

日本爲一佛教隆盛之國家，佛學人才輩出。近世日本佛教界當推南條文雄，曾在牛津大學隨穆勒 Max Muller 習梵文，並出版中國大藏經目錄。南條於一八八四年間由英返國，即出任東京大學梵文教授。晚年曾與荷蘭之金恒博士 Dr. H. Kern 共同編訂「妙法蓮華經」Saddharma-pundarika、「楞伽經」Lankavatara Sutra 及「金光明經」Svarnaprabhasa Sutra 出版行世。繼任南條者則爲高楠順次郎，出任東京大學梵文及印度哲學教授。高氏曾將「無量壽禪經」Amitayurdhyana-Sutra「南海寄歸傳」及真諦之「天親傳」譯爲英文出版。一九四七年間他將其在夏威夷大學講稿編爲專書，題爲「佛教哲學精義」The Essentials of Buddhist Philosophy，同時高氏亦是「大正藏經」主編人。此外，高氏還創辦了一所女子文學院，佛學爲主要功課。高氏之最有名弟子，當推宮本正尊博士 Dr. S. Miyamoto 及中村原博士 Dr. H. Nakamura。宮本年已七十餘，現任駒澤大學名譽教授，一九五六年曾偕來中村原來印出席「佛學講習會議」，與作者把晤數次。中村原現任東京大學印度哲學與佛學系主任，著作等身。宮本正尊現爲日本印度學佛學聯合會會長，著有「佛學概論」，達一千多頁。中村原所著「印度思想史」，聞名於世。此外鈴木大拙博士 Dr. D. T. Suzuki 現任哥倫比亞大學佛學講座，今日歐西

人士之崇尚禪宗，實鈴木宏揚之功。

中國近代佛教學人當推太虛大師，彼曾先後設立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及漢藏教理院等，造就僧才甚多，其承繼衣鉢者，有印順、法尊、法舫、大醒、竺摩等。彼足跡遍世界各國。他如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院、歐陽竟無居士設立支那內學院、馬一浮主講復性書院、龔雲白主講華嚴於民族文化書院、熊十力主講勉仁書院、月霞法師創華嚴大學於申江、諦閑大師設觀宗講舍於寧波，均有功於佛教宏揚。禪宗方面當推虛雲上人，虛老已於十一月中旬圓寂於江西永修雲居寺。作者曾據故融熙法師來信，以中共政權擬派虛老爲僧統，管理大陸佛務，虛老拒之。虛老弟子遍大江南北，慧命有傳。密宗方面，則有粵人王弘願者，曾在日本學得東密歸，王傳之於客人馮寶英，馮之門徒亦衆。另有惠陽人方光、太玄組唐密與中會，門徒亦分佈港粵各地。

一一、近代世界佛學書刊之出版與研究

歐西對於巴利佛學之研究，當始於一八二六年間，鮑諾夫 E. Burnouf 與羅森 C. Lassen 以法文寫述有關南傳佛學刊佈於報章。杜諾爾 G. Turnour 將「大統史」譯爲英文出版，乃佛教開始傳入西方之先聲。稍後有天主教神父名白黎迦達 P. Briganded 者，依照緬文及錫蘭文之佛經，寫成「瞿曇傳奇」Legend of Gaudama 與「緬甸的佛陀」Buddha of the Burmese。

兩書於一八五八年刊行。錫蘭耶穌教會牧師斯賓塞 R. Spence 於一八五〇年出版「東方僧門」*Eastern Monachism* 書。一八六〇年又出版「佛教寶鑑」*A Manual of Buddhism*。一八七五年賈爾敦 R. C. Childer 之「巴利語文字典」*Dictionary of Pali Language* 在英倫刊行。斯時范斯堡之「佛本生經」七卷、丹麥學者屈楞伽那 Trenchner 之「那先比丘經」與奧登堡之「錫蘭島史」均相繼出版。巴利經典學會亦在斯時出書甚多。萊昆與奧登堡二人會將「毘尼藏」*Vinaya-Pitaka* 譯爲英文於一八八一年出版。同時閔耶夫 Minayeff 將毘尼藏之摘要譯爲俄文，在一八七〇年出版。法句經會由魏伯譯爲德文，巴婆利里 Pavolini 譯爲意大利文，米伽爾斯基 Michalski 譯爲波蘭文。佛本生經亦由杜託 Julius Dutoit 譯爲德文出版。

何格森 B. H. Hodgson 曾任英國駐尼泊爾高級專員，何氏在尼會搜集甚多梵本佛經後分別存於倫敦、巴黎及加爾各答圖書館中。鮑諾夫 E. Burnouf 會將何氏所集梵本經書譯爲法文，名曰「印度佛史學導言」一書出版。他並將妙法蓮華經譯爲法文，在一八五二年出版。同時甘泊 Gabet 將四十二章經從蒙古文本譯爲法文，居里 Stanislas Julien 將阿波陀那經 *Avadanas* 譯爲法文，均在一八五〇年出版。德國學人華西球 Wassiljew 將華嚴經 *Avatamsakas* 及寶積經 *Ratnakutas* 摘要譯爲德文出版。英國學人昆爾 Samual Beal 除將馬鳴 *Ashvaghosa* 之「佛所行讚」譯爲英文外，又將瑩師之「大唐西域記」譯爲英文，於一八八三年刊行。方考詩 P.

E. Foucaux 曾將「大莊嚴經」 *Lalitavistara* 譯爲法文，值得欽敬。一九〇八年間胡伯 Ed. Huber 將大莊嚴經譯爲法文出版。「十地經」 *Dasabhumika-sutra* 於一九〇七年間，由包辛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譯爲法文印行。

一九一一年間，華爾斯 Max Walleiser 將龍樹菩薩所造「中觀論」 *Madhyamikakarikas* 譯爲德文刊行。又龍樹菩薩 *Nagarjuna* 之「大智度論」 *Mahaprajnaparamita Sastra* 首二卷，曾由羅摩蒂 E. Lamotte 譯爲法文，於一九四四年出版。一九二九年間，奧伯彌勒爾 E. Obermiller 從藏文本「現證楞伽般若經」 *Abhisamayalankara-aloka* 譯成英文。羅馬大學東方學系主任杜琦 G. Tucci 曾將「百論」 *Sata-Sastra* 註釋出版。杜氏又將「水經注」譯爲意大利文。「因明入正理論」 *Nyaya-Pravesha* 曾由米羅諾夫 Mironov 重行校刊出版。一九三五年倫敦印度事務局會編印「梵文及自然語經典鈔本目錄」 *Catalogue of the Sanskrit & Prakrit Manuscripts* 問世。同時，蘇鐵爾 W. E. Soothill 「中國佛學術語字典」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亦刊行。

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一年間，因斯坦因 Aurel Stein 到中亞細亞發掘出甚多梵本經典，以及用東土耳其斯坦各地語文所寫經典。其中在亞所得之「梵文佛教經典」曾由法國漢學家萊尼 Lev¹ 予以編錄。一九四五年間，倍雷 H. W. Bailey 曾將和闐文所寫之「法句經」印行問世。